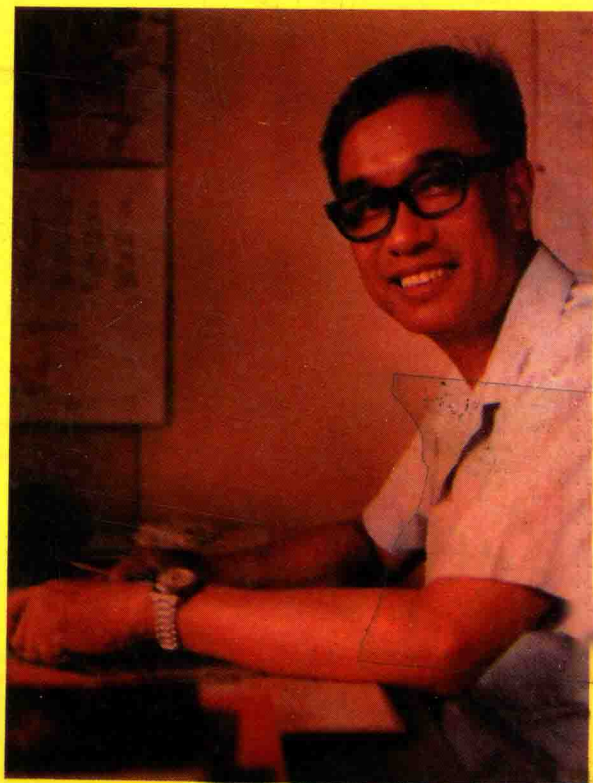


張學良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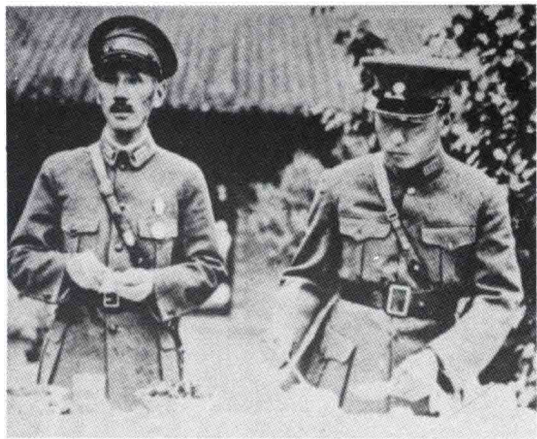
司馬桑敦 著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中午，「張學良評傳」初稿完成。於日本國東京都世田谷區北澤 3—2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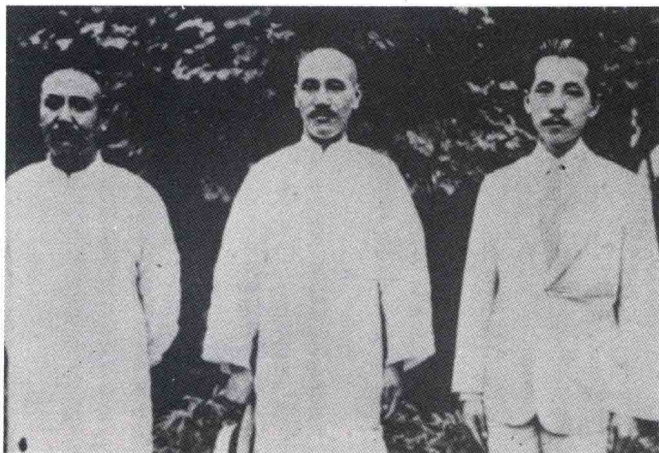
金仲達攝



張學良—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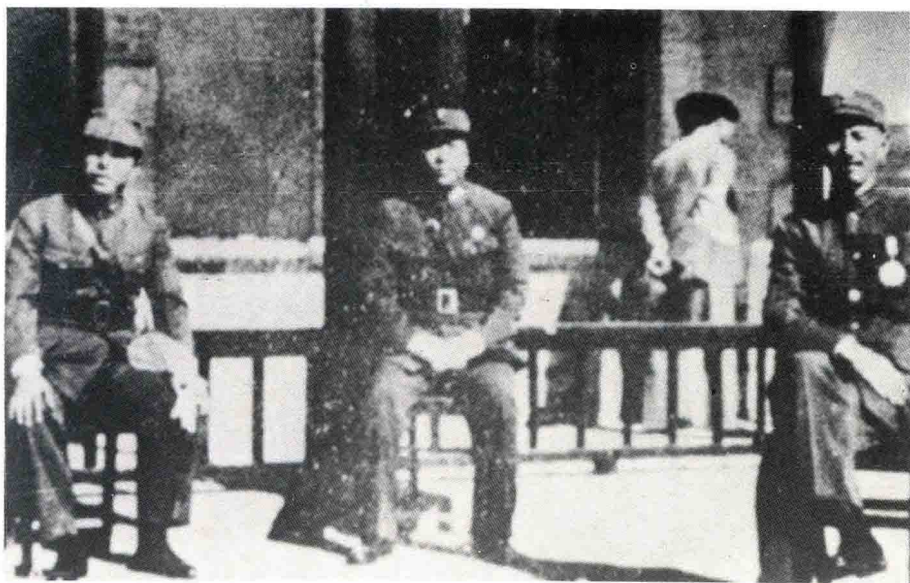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蔣委員長（左）共進午餐（洛陽）右上

張學良與蔣委員長（中）閻錫山（左）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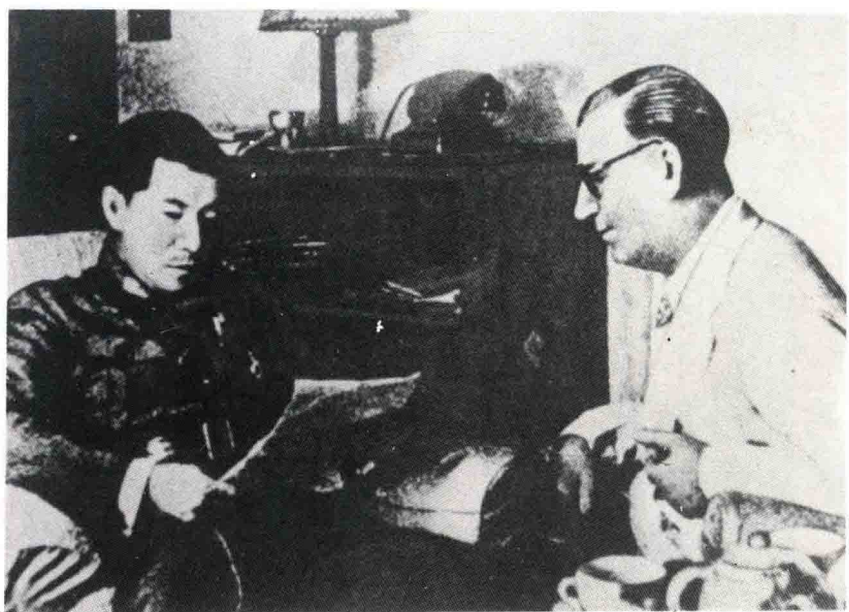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就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之張學良





蔣介石委員長（右）訪西安時與楊虎城（中）張學良攝  
1936年10月



張學良與端納W.H. Donald（右） 1936年12月

# 張學良評傳 目錄

老帥與少帥……………	1
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	25
新機即危機……………	45
<small>張學良走進自己的世界</small>	
殺楊宇霆·常蔭槐……………	69
中東路糾紛……………	87
中原大戰……………	109
順承王府……………	127
九一八前夜……………	145
九一八事變……………	165
東北軍西調……………	189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209
一九三六年……………	227
西安事變……………	249
西安事變餘波……………	291

「餘生烽火後」……………

313

## 附錄一

張學良和「西安事變懺悔錄」……………

329

## 附錄二

西安事變懺悔錄（張學良著）……………

381

編後記……………

393

## 老帥與少帥

張學良曾經自撰一聯自嘲說：

「兩字聽人呼不肖，一生誤我是聰明。」①

他幽居台北時所寫的「懺悔錄」②的開場白裏面，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處事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的表示。可見在「聰明」二字上面他是有其自負的。西安事變前後曾任東北大學代理校長的王卓然，③也曾撰文指證張學良是絕頂聰明、相信他的智慧系數一定很高。王卓然更盛讚張學良的理解迅速、記憶堅強，常識異常豐富，是非善惡之心特別清楚，人生觀非常豁達；而且，張學良的趣味非常廣泛：會開汽車，能駛飛機，喜好各種運動，如桌球、網球、高爾夫球等無一不精。

王卓然是張氏幕中的人物，他對張學良的人物批評，褒多於貶，自然可在想像之中。

不過，和張學良並無人事利害的第三者，也有從另外一個角度上前來品評張學良的才具和聰明的。李晉的回憶錄中④，便從肯定張學良有一種摹倣的才能上，間接承認了他的聰明。當然，這種品評的骨子裏，是攙雜了一些貶包於譽的含意的。李晉認為：張學良和東北青年會人物及東北大學教授往還頗密，因而，他揣摩風氣，學習英文，提倡體育，打得一手好網球，亦懂得禮賢下士；同時更吸引新派軍人郭松齡等，一時朝氣勃勃，聲譽甚好。不過，李晉可也指出：張學良既有摹倣好的聰明，也有摹倣壞的聰明。比如：後來，張學良帶兵入關了，他便和張宗昌、吳光新等腐化軍人混在一起，於



是，他學會了玩女人，抽大烟、打嗎啡針，摹做着他們的惡習而過其糜爛生活。但，自九一八以至下野，這段時期，張學良和蔣宋極爲接近，因此，他又有了轉機，戒烟放洋，又有了一個新的表現；在義大利，張學良和齊亞諾（西安事變前義大利駐華大使、爲墨索里尼之婿）相處甚洽，於是耳濡目染，他有了新感受，他又準備摹做墨索里尼了。

顯然的，王卓然和李晉的品評，都是一般的概括到張學良這個角色的性格的問題上面，這和張學良所一再自負的「聰明」二字，在範疇上已是有所不同了。「聰明」，在心理學上屬於「能力」，它應算是一個人物的智能和技能的表徵；和能力對襯的，是表徵一個人物感情特色的「氣質」，而「能力」和「氣質」，又都是一個人物性格（Personality）形成過程的產物；真正決定一個人物性格形成過程的是，一個人物如何在被安排的社會生活條件中，去調和去適應或去克服自己的「慾念」，或者去開創去堅持或去破壞自己的「意志」，就在這種綜錯的心理過程中間，一個人物的「能力」和「氣質」，就會因循的發生發展起來。

張學良的理解迅速，常識異常豐富，是他的「能力」條件，而他的是非善惡之心特別清楚，人生觀非常豁達，則就是他的「氣質」條件了。同樣的，他會開汽車、能駛飛機，以及能打一手好網球，都是他的「能力」條件，而他懂得禮賢下士、吸引新派軍人、甚至他和腐化軍人混在一起、摹做着他們的惡習過其糜爛生活，則又是他的「氣質」條件了。這裏，有一樁事，值得特別提出：儘管他的「能力」條件看來極其優越，但是，他的氣質方面，顯然是好壞互見，而且是起伏有變的。何以故呢？這就因循的又回到他的「能力」條件上面了。

有人曾經批評張學良「聰明而不智慧」，因為他常幹似乎很傻很笨的事情。甚至，張學良自己也曾承認喫了所謂「聰明」的虧。⑤那麼，張學良究竟是否聰明呢？何以他喜歡標榜他自己的聰明呢？心理學上分析慾念不滿時，有一種「反射作用」的例證，就是：一個人愈怕人家說他不聰明的時候，往往會不知不覺之中去迷信起自己的聰明來。客觀的說，就已有的許多記載來看，張學良的心智條件，可能當得起「聰明」二字，不過，很多跡象又看出，張學良又非常虛心，有自卑感，他的聰明自誇，可能起因於這種怕人家說他不聰明的畏懼而來。

王卓然曾經指出，張學良爲了反對乃父張老帥問鼎中原的錯誤，曾經百般諫諍，卒以敵不過楊宇霆張宗昌一類野心軍人日以稱雄爲霸的巧言，反不得不屈服去作實現此種野心的工具。⑥好了，這裏面就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線索，就是張學良在他老子張作霖的權力環境裏面，是有其慾念不滿和屈服於現實的一個份子；循這個方向，檢查他如何在這環境中去適應，去克服，或者去開創或去破壞的諸種反應，就可追索出張學良這個人物性格的本來面目了。

不過，這裏面不應該忘記一件事：張學良之所以成爲張學良的原始條件，都是乃父張作霖所締造和培植的。張學良是生長和成長在張作霖的權力結構中的一個樞要人物；有了老帥的天下，纔有少帥的天下。而且，張作霖對他這個繼承權位的兒子，又是「寵愛有加」「素少庭訓」的。⑦在充滿殺伐氣息的軍閥權位的授受上，這一種溫室式的繼承人扶植路數，對於張學良做爲一個「少帥」的素養，以及日後他在政治上的手法，也都是影響至鉅，極關重要的。

現在，以一九二八年六月張作霖被炸身死爲一段落，把老帥的開疆闢土事業爲經，而把張學良自

已在此中的經歷爲緯，記述一下這父子二人在他們自己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和他們相互間人物塑造的若干過節，以便較比更容易的前來把握本文主人公張學良以後的生涯。

張學良是一九〇一出生人。他降生兩年後，乃父張作霖纔結束了綠林嚮馬生活。⑧把手下的一批人馬，由清朝的新民府知府增韜收編爲新民巡防營，張作霖任管帶（營長），他的綠林伙伴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分任巡防營的哨官（連長）。當時，張作霖二十九歲。⑨張作霖原籍遼寧海城，張學良也自稱海城人，其實，張學良出生那年，張作霖尚徜徉於新民府的草澤之間，他是否原籍海城，目前沒有資料佐證；假若說張學良呱呱墜地於新民府紅鬚子的窩寨之內，也許不算爲過。

總之，張作霖自從生了這個兒子之後，生活上人生上便開始有了重大變化，或可說他官星高照了。這以後，他便在總辦奉天巡防事務的張錫鑾，和盛京將軍趙爾巽的一再拔擢之下，由五營巡防統領，升進到奉天前路巡防統領（相當於旅長），轄步兵騎兵七個營，駐防在洮南。

在這個時候，東三省駐軍有兩類。一類是新軍：陸軍第三鎮（師）駐防長春永吉一帶，統制（師長）爲曹錕，由協統（旅長）盧永祥代理；第二十鎮駐防新民錦州兩府，統制是張紹曾；另有一個混成協（旅）駐防奉天的北大營，協統是藍天蔚。另一類則是地方巡防營：分中、前、左、右、後五路，兵力共有四十營。中路巡防營駐防奉天鐵嶺，統領是朱某，前路巡防營，即由張作霖爲統領，駐防洮南；左路巡防營駐彰武黑山，統領是張作霖綠林同夥並同時爲官軍收編的馮德麟；右路巡防營駐吉東，統領是馬龍潭；後路巡防營駐遼源通遼一帶，統領是吳俊陞。

辛亥（一九一一年）的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張學良十一歲那年，武昌爆發了反清革命，各省紛紛

響應。這時，駐防瀋陽的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和奉天省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等人，也都醞釀起事。奉天總督趙爾巽察覺新軍不穩，便決定利用地方巡防營前來鎮壓革命運動，維持清帝國的統治。當時，他矚目到駐防通遼的後路巡防營吳俊陞，乃密調吳俊陞率部開瀋陽，以備萬一。

這件事被前路巡防營駐奉天的連絡員張惠臨所知，他當即速報張作霖。張作霖獲得這個消息，便認為他的機會到來了。他馬上率領所轄步兵騎兵七個營，星夜開拔，直奔奉天。當他率軍路過通遼時，吳俊陞尚不知底細，並出營歡迎。張作霖未向吳俊陞說明他的秘密，便匆匆打個招呼而過。張作霖已經全軍開進奉天了，吳俊陞纔接到趙爾巽調他去奉的命令，但，事已晚了。張作霖對趙爾巽則說，由於時局緊迫，唯恐總督身邊危險，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駕，若總督認為未奉命令，擅自行動，甘願接受懲處。趙爾巽因迫於局勢的緊張，對於面前這個既成事實，樂得默認，勿寧更加獎勵，而且補發了調防命令。以後，新軍的革命運動，由張作霖的從中運用權術，終於一時鎮壓下來，趙爾巽甚感滿意之下，便索興把駐鐵嶺的中路巡防營也要張作霖兼掌。張作霖這時有了兩路巡防營，兵力擴展到十五個營以上，儼然已是一地方軍事領袖了。⑩

張作霖這一招數，說明這個綠林好漢，有他的獨到聰明，他懂得搶機會，搶權利；也說明他在這一方面上具有強大的慾念和野心，他是處心積慮的準備隨時隨地打破現狀的一種人物。

這個時候，十一歲的張學良，只要他具有一般感受的銳度，對於他老子的這一套，在心智上多少不會不有一些反應的，不管他的反應是容納的或是抗拒的。

一九一二年，張作霖的兩路巡防營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七師，他做了這個師的師長，他的同夥馮德

麟也被命爲陸軍第二十八師師長，被張作霖搶走了機會的吳俊陞，也做了陸軍騎兵第二旅的旅長，而且，也和張作霖結成一夥。同樣做師長，因爲張作霖駐防在東三省軍政中樞的奉天，他的政治命運便與人不同了；又何況，張作霖是一個懂得運用機會和權力的人！

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凱爲了籌備帝制，任段芝貴爲奉天督軍並兼督吉黑兩省軍務。段芝貴上任來急於圖功，對奉天各部隊的控制，未免有些操之過急，因之，惹起了各部隊的反感，於是，張作霖的另一個機會來了。張作霖以奉天駐軍領袖的地位，居中操縱，獲得了各部隊的支持，出頭與段芝貴做對，同時，另一方面張作霖却對段芝貴後台的袁世凱，一再表示忠順，願供驅策。就在這種亦陰亦陽一擒一縱的策術之中，使得袁世凱不得不對張作霖施其安撫籠絡。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段芝貴終於被逼下台之後，袁世凱索興便派張作霖做了奉天督軍兼奉天省長。這一來，張作霖的軍政權位，已由一地方領袖而躋身於全國少數督軍之列了。①這距他歸降改編爲時不過十三年，而他的兒子張學良只不過十五歲。

張學良這時是督軍之子，在野心家張作霖「將門虎子」的安排培育政策之下，照理，在他這個感受敏銳的年紀，對於他老子身邊的一些權勢，如：軍人的威風，做官的排場，受擁護的陶醉，使人懾服的權力，以及可以任意揮霍的金錢，毫無遮攔的享樂，都不能無動於衷。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張學良無論精神上肉體上這時由他老子那裏攝取了許多東西。換言之，張作霖一步一步走的是軍閥的道路，而張學良同樣的也一步一步地學着走這條道路。

然而，張學良畢竟也有和他老子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發展却有了另一面。

張學良十一歲時喪母。這在他的人生上是一件大事。他老子這時在熱中權力的時候，自然沒有多大時間看顧他，而且，縱然偶而想到他，也只是問問健康情形和讀書情形，恐怕在人格陶冶上沒有較好的施與。張作霖這時對他兒子最大的恩惠，就是給他一批保鏢隨從，和照顧他生活他老媽子，以及少數的幾位家庭教師而已。可能想像得到，在張學良幼稚的心靈中是缺乏充分的愛情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一個有權勢的家庭裏，似乎默默中有幾分孤獨。所以，他自己寫道：「良年方十一歲，慈母見背，先大夫寵愛有加，但忙於軍政，素少庭訓，又乏良師益友。」<sup>⑫</sup>

張學良十五、十六歲的時候，他開始接近瀋陽基督教青年會，認識了青年會總幹事普賴德（Joseph Platt）。普賴德是美國朋友教會（Quaker Friends）的教徒，士張積極的和平主義，熱心服務社會、誠篤感人。張學良和他交往，受他感化極深。事後，張學良也承認普賴德給他的影響很大。就在這時，他在青年會的桌球檯子上結識了王卓然等一些教育家、和知識人。<sup>⑬</sup>這一種社會接觸，填補了他的愛情上慾念不足的空隙，也就在這一過節上，張學良少年多感的心靈上產生了和他老子追求權勢迥然相反的一個方向。他由朋友教會教徒那裏學會篤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開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變後，王卓然又說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他的犧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願，竟是一個真正耶穌信徒；同時，他的謙退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像老莊之流亞。<sup>⑭</sup>張學良自己也自認「過於同情他人，不審遠近厚薄之一義，常有同情對方之感，而對失敗者更時生憐惜之心，化敵為友之念。」<sup>⑮</sup>都可以說，是在這一段少年心理發展過程中種下了種子。

然而，他的老子張作霖，就在這時正向着極端反對的方向猛飛突進。

一九一七年七月，乘着黑龍江省軍政領袖內鬨的機會，張作霖推荐他的親屬鮑貴卿做了黑龍江省的督軍。他的影響力量，在東三省的圈圈中這時已佔了三分之二。接着，他又在奉天駐軍方面做了人事上的手脚，他把他部下旅長孫烈臣升為第二十七師長，將吳俊陞提升為二十九師長，又利用馮德麟赴北京參加張勳復辟而被免職的機會，自兼了馮的第二十八師長，過不久，又把第二十八師所屬旅長汲金純提升為該師師長。馮德麟本來是張作霖綠林時代的老伙伴，同時歸降，同時做了官，但兩下關係並不和睦。所以，馮去了以後，張作霖軍事上就少了一個對頭，他一人兼領了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個師，他在東三省的軍權上又擴大了一步。

就在這時際，十七歲的張學良被他老子派到督軍署衛隊旅中當差。⑯這個安排的用意是極其顯然的：一方面要張學良跟着他老子學學「事」，另一方面則要培植張學良成爲一個軍人。

一九一八年，北京政府的實權操在國務總理皖系領袖段琪瑞手中，但，段和代總統馮國璋之間有所謂「府院不和」的矛盾。段琪瑞親信徐樹錚便獻策拉攏奉天張作霖，以增加皖系的勢力。但，這時的張作霖已不是不以條件就拉得動的了，同年二月，徐樹錚透過張作霖親信楊宇霆，慫恿張作霖，把北京政府購自日本的軍械，截留於秦皇島。張作霖即拿這批軍械，擴大增編奉天陸軍第一、第二兩個混成旅，以闕朝璽、劉榮廷爲旅長，又成立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以第二十七師旅長張景惠爲師長，轄第一、第二兩個旅。後又增編了奉天陸軍第五、第四兩混成旅，由齊恩銘、蔡平本爲旅長。張作霖就派這兩個混成旅加上張景惠的第一師，開進關內，在軍糧城成立了奉軍總司令部，張作霖自任奉軍

總司令、徐樹錚任副司令、楊宇霆爲參謀長，幫助段琪瑞內閣，打湖南，打陝西。①⑦後來，湖南前線的吳佩孚，通電停戰班師，張景惠的第一師即調回駐防北京南苑。又以後，直皖戰起，打陝西的奉軍也調回天津。從此，張作霖的軍事勢力伸展到關內，而且左右起北京中央政壇來了。

徐樹錚聯絡張作霖是另有野心的。他頗想以奉張的兵力，驅走馮國璋，推段琪瑞做總統，張作霖做副總統，他自己做國務總理。但，徐樹錚爲人專擅拔扈，在任內曾有「誘殺陸建章事件」，又以奉軍名義代領軍費五百餘萬元，由徐樹錚和段琪瑞挪用；同時，段琪瑞又使用吉黑兩省森林金礦權擔保向日本借款，均使張作霖感到不快。又加，後來「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當選總統，徐樹錚想要捧段張爲正副總統的計劃也落了空。張作霖遂毅然免了徐樹錚和楊宇霆的職，改任孫烈臣爲副司令。①⑧

一九一八年九月，北京政府雖然換了新總統徐世昌，照舊也得敷衍張作霖這個軍權在握的人物了。同年，北京政府任命張作霖爲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上張已成爲東三省軍政權最高的人物；第二年，即一九一九年二月，張作霖又請調黑督鮑貴卿，代替孟恩遠爲吉林督軍，而以第二十七師師長孫烈臣爲黑龍江督軍，於是，東三省軍政大權到此實質上都入張作霖的掌握之中了。①⑨

張作霖雖係綠林出身，但在掌握了東三省軍政大權之後，却也懂得招納賢能，從事一套所謂整軍經武的工作。他手下的兵員越來越多，他首先便想到如何培育新幹部，和如何訓練他的新隊伍。

一九一九年三月，他命令恢復停辦了的東三省陸軍講武堂。②⑩所有學員均由各師旅選送，一年半畢業。講武堂恢復後，第一、二期學員之中，奉軍不少帶兵的高級軍官都被調受訓，如湯玉麟、闕朝璽、張作相等人都先後進了講武堂。張學良這時已是東三省巡閱使署衛隊旅的第二團團長，也被調到



講武堂受訓。

說到這裏，在這段時期，對於張學良來說，有兩樁關係到他一生命運的事，在他身上發生了。第一樁，張作霖以「父母之命」，強迫張學良和遼寧省梨樹縣商會會長于文斗的女兒于鳳至結了婚。這段姻緣的最原始的動機，是張作霖要報于家的恩。因為張作霖在草莽時期，曾受過于文斗的照拂；于家在地方有資財，並不以張作霖出身低微為輕，使他永生不能忘懷。張既是一個有野心有自負心的人，自然便會私許下一旦得勢雖一餐之德必報的心願。張做了奉天督軍，便決心娶于家女兒做他的兒媳。

但，張學良却不滿意這門親事。年輕的張學良，腦海裏充滿了婚姻自由的思想，當然對於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抱持反對的態度。

張作霖却對他兒子說：

「你的正室原配，非聽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舊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兒成親後，就叫你媳婦跟着你媽（指繼室盧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到這種地步，張學良只有選擇忍受和服從的一條路。

于鳳至奉天女子師範畢業，比張學良長兩歲。婚後，張學良一直對她以「大姐」呼之。<sup>②</sup>夫婦感情倒極和諧。但張學良在女人問題上，一開始就存有一種未遂心願的不滿，則是一個事實。婚後不久，張學良便由哈爾濱結識了一個身材高挺的女友，他的軍中部屬都譁呼之「大洋馬」，二人在奉天另闢室同居。對此事，張作霖也知道，只是不許張學良把這女人帶進他們家裏來。<sup>②</sup>張作霖對他兒子的